

流嘉
著

I WANNA GROW OLD WITH YOU



请把乌云 赶下大海

上

汽车设计师与IT高手跨越生死的悬爱力作！

以身犯险，剑走偏锋，抽丝剥茧，还原真相。

爱情与阴谋，飞蛾扑火向死而生；复仇与救赎，天堂地狱一念之间。

你想要什么，把命给你够不够？
我想要——真相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流嘉

著

I WANNA GROW OLD
WITH YOU

请把乌云 赶下大海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把乌云赶下大海 : 全2册 / 流嘉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594-1859-3

I. ①请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1178号

书 名	请把乌云赶下大海
作 者	流 嘉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沈沁颖
选题 策 划	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 编 辑	姚 丽
特 约 策 划	紫 木
特 约 编 辑	虾 球 单诗杰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绘 图	三 乖
封面 设 计	80零·小贾
版 式 设 计	段文婷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326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,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859-3
定 价	56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记忆坊出品

(1)

北京时间5月17日0点10分。

津洲市通往省外的高速收费站，几辆警车停在路旁，警察们手持便携式检测仪，对有超载嫌疑的车辆进行检查。

排在后面的一辆中型红色货车里，司机和另一名跟车的中年男人紧张得手心冒汗，本以为前些日子的例行大检查已经结束，他们才敢在这个时间出来，没想到运气这么不好，撞枪口上了。

眼看着手持对讲机和检测仪的警察越走越近，司机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这可怎么办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杜老板那边不好交代，牢饭也是要吃定了。

借用旁边路政大队的办公室，刑警老冯和几个队员紧盯着高速路收费口传来的实时监控图像，他们的警员装扮成高速交警，

正在盘查所有可疑车辆，老冯两条眉毛紧拧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几天几夜的盯守，目标终于在今晚出动。

他抓起对讲机：“按照原定计划，放行。”

那边低低地回了句：“收到。”

老冯再看屏幕，那辆货车里的司机看见交警挥手示意通行，僵硬的身体顿时放松，忙不迭地一溜烟驶过高速站。

“换人跟上，注意隐蔽。”老冯放下对讲机，想伸手摸烟，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虽然是瓮中捉鳖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。

凌晨两点多郊外的荒远小路上，远远地开过来一辆熄了车灯的货车，像在夜里匍匐的动物。不久，另一个方向也开来一辆黑色的货车，两辆车并排停下，司机和跟车的人跳下来，打开货箱门，在并不清晰的月光下，一架架进口发动机藏在车厢里，闪烁着微弱的光。他们低声交谈后，两边人马开始卸货装货。

小路旁的树丛边，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，看不清里面的人，只能看到一明一暗的香烟头。

货车上的人起疑，用手电试探性地往前方晃了晃。桑塔纳上的人，依旧按兵不动。

持手电的人有些发慌，转身往货车奔去。刚跑两步，四周灯光大亮，警笛四起，霎时间茫茫黑夜被照得刷白。

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埋伏下的警察，正荷枪实弹地对准他们。

颜艺的清晨，是从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开始的。

第一个电话打进来时，她还没睡醒，技术部的总监汇报，电业局临时通知，明天下午辖区内要断电施工，正赶上公司的数据库要进行系统升级，必须安排可靠的技术人员现场把守。

刚放下电话，她满嘴泡沫匆匆洗漱，还不等把爽肤水拍到脸上，颜朗的国际长途也到了。

颜朗先是例行公事般问她，这两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，然后就是“不经意”地告诉她，她最亲爱的、满世界出差抓牛羊的亲哥就要回来了，劳驾她这个最贴心的妹妹不要怕辛苦，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趟。

颜艺在卫生间里四处找扎头发的皮筋，开着免提，听颜朗在电话那头自顾自地念叨，这趟又给她搜罗了什么稀奇奢华的玩意儿，他对自己唯一的妹妹有多么挂念。聪明的她早已经听出端倪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他：“哥哥，停住你的烟幕弹，你想念的不是我，是你新结交的大胸锥子脸女友吧？”她装作思索的样子暂停一会儿，“哦，对了，应该叫炮友。”

颜朗依旧好脾气：“不是那些，今天有个朋友酒吧开业，我得抓紧时间去捧个场。”

“服了你，你对酒池肉林永不厌倦。”

颜朗也不反驳：“可惜你又不是兄弟，不能带你一起去，你不知道多有意思。”

颜艺不置可否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十点钟还要和老费开会，不跟你说了，航班信息发过来，我看情况安排。”

说完，颜朗挂了电话，剩下颜艺一个人对着镜子，端详着这张看了二十九年的脸，算不得漂亮，也说得过去，颜艺拿起洗漱台上的彩妆，想给自己画个眼影涂个睫毛，时间紧迫，又觉得多此一举，于是匆匆收拾一番，出门而去。

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日，路上依旧堵得令人心塞。颜艺

开着车，一贯能沉住气的她也不免有些浮躁。

颜艺按捺住性子，让过一辆蹭着她的车呼啸而过的电动车。老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问她有没有时间去广州参加业内的一个论坛，举办方盛情邀请，指定她做一个发言。颜艺看着不见挪动的车流，哦哦地敷衍着。

前方的红绿灯终于变化了，颜艺赶紧挂挡跟着往前走。也许是天气太热，也许是老费的絮叨让她分神，一辆白色比亚迪试图从她车头前方并进去，颜艺没有让开的意思，她不是不想，而是前后左右都被包围得死死的，她也动不得身。

比亚迪发现红色福克斯没有理会，想停下来也晚了，车子打横里一撞，颜艺感觉车身一抖，坏了，伴随着刺耳的铁皮与铁皮的摩擦声，右边的反光镜像是骨折了般向前折了过去。

白色的比亚迪终于如愿以偿，成功并进了颜艺这条车道。

可怜兮兮的反光镜，里面的线都暴露出来了，镜面碎成了蛛网，比亚迪斜着插在颜艺的车头前，巨大笨拙的身躯在炎热的街道上窝着，看着很令人恼火。

她第一时间掏出手机，拍下了对方的车牌号，再拍下自己反光镜的惨相。比亚迪倒是老老实实在原地，前方继续堵车，想走也走不了。颜艺压住火气，停好车，上前重重地拍了比亚迪的车门，车窗缓缓落下，一张胖脸傻乎乎地探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开车的，我车镜子都让你撞下来了！”

“对……对不住……啊，我手潮，天热手心都是汗，手滑了就……”

颜艺不想跟他多废话，伸手往前一指：“一会儿绿灯了你把车开到前面的路口等我，先让开这儿，否则堵死后面谁都没好果

子吃。”

胖子听话地跟着蜗牛般挪动的车流，挪到了前方十字路口处的机非混行道上。颜艺跟他差了一个灯，还在这边等。她不怕他跑，这么挤的路，插翅难飞。

颜艺的脑子里飞快地算计着接下来即将改变行程：刚蹭倒是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反光镜，修不好没法开，要去事故快速处理中心报案。她看了一下高德地图，附近就有修车厂，估计车要放那儿几天，先给技术总监打电话安排好几个得力的骨干，尤其是有应对停电经验的工程师，让他看着调用即可，公司的例会一时半会儿是开不成了，她给助理小项打电话，挪到下午再说。

红灯漫长得仿佛在炙热的天气里凝固了，前方的道路蒸腾起雾气。颜艺不喜欢这样的突发事件，将她悉心安排好的一切都打乱了。

意外就像路上的一块香蕉皮，无意中踩上去滑到了，如果摔得不是太疼，那就暂时在地上躺一会儿，权当小憩了。颜艺跟着胖子，找车险理赔员，填协议书，胖子全责，颜艺也不好再责备他。

把车开到了修理厂，负责定损的小平头看了看她的车漆，“这儿得喷两块，”又看看反光镜，镜子的外壳似乎毫发无损。小平头摸摸有些脏了的表面，不太确定，扭过头对着后面喊了一声。

“这儿有辆新福克斯的右反光镜掉了，谁有时间来一下，看看壳子要不要换？”

颜艺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身边的胖子递给她一瓶冰凉的可乐，这时一个戴黑色鸭舌帽穿蓝色工装的年轻男人走了出来，帽

檐压得很低，胡子拉碴的，看不清面容，他脱下油渍麻花的劳动手套，伸出清瘦修长的手指，拨拉两下：“线没事，换个镜子，壳子稍微喷喷就行。”

车厂里噪音很大，颜艺听得这个男人的声音隐约有些耳熟，她抬头想仔细看看这个男人的模样时，他已经三步两步转回到了后面的车间。

颜艺无奈地笑了笑，又是幻觉，最近又忙又累，她的精神太紧绷了，童岸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个脏兮兮的修车厂呢，他的志向可是要做世界一流的汽车设计师！再说，七年没有他的音讯，他是生是死都不清楚，贸然出现在青天白日下，才是见了鬼了。

冰凉的寒意顺着汽水落进胃里，她打了个寒战，瞬间清醒过来，她抬腕看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颜艺和比亚迪胖子走出修车厂，对方提出可以送她去上班地点，颜艺勾起嘴角一笑，很快又收回：“不用了，你也耽误一上午了，以后开车慢点。”

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公司而去。

在童岸工作的那个角落，有一扇斑驳的窗户，为了防止外面的人向里面张望，有人拿白色的油漆寥寥刷了几下，留下漫不经心的缝隙。童岸站在这扇窗户的背后，看着那个单薄的身影离开。

他以为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的烟尘，能让他恢复到一贯的淡然自若，可是刚才看见颜艺后，他的整个心脏都抽搐起来，像是被人攥住了一般。

童岸低声咒骂了自己一句，想拿起砂纸打磨一个刮花了的车门，越干心越不宁，干脆扔到一边。

想了想，还是去看看她的那辆车吧。

光阴缓慢地打磨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颜艺。童岸记得她害怕一切有危险的事物，夏天头顶旋转的吊扇，她怕它掉下来砸得自己血肉横飞；冬天结了冰的台阶，她总要小心翼翼地再三试探才敢踩上去，怕摔断腿。当年的童岸喜欢嘲笑她，嘲笑她抬头看向天花板时瞪圆了的眼睛，还有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摇摇摆摆得像只企鹅，却认真地拉着他的胳膊一步一步走过冰层的呆萌样子。

许多年后，童岸才明白，那时所谓的嘲笑，不过是一个少年为自己的情意打的掩护。如今她也敢开车上路了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。

反光镜三两下就修好了，至于刮花的地方，也都是小问题。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童岸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简洁到近乎没有的装饰，童岸看过太多女孩子的车，恨不能把车厢打扮成移动公主卧室，满天满地的粉色，看了直发晕。颜艺的车里什么都没有，很干净，干净到让童岸怀疑方向盘上都没有她的指纹。

他打开她的储物格，里面有颜艺的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有换下来的年检标，还有办驾照时多余出来的几张证件照。童岸小心地用指尖拈出来，上面的女子微端着一张素净的面孔，矜持地微笑。

他的手指轻轻地抚摸过这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，指端依旧留着曾经感受到的肌肤的滑腻。

看看四周无人，他迅速将证件照藏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。正要推门出去，余光一瞥，后座上一个明黄色的东西让他心头一惊。

那是一个儿童安全座椅，半新不旧的，上面还依稀残留着饼干末。

他的胸腔仿佛瞬间被抽成了真空，闷闷地喘不上气来，他第一次觉得这里的空气污浊不堪。他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，七年，他消失得太久了，等他再回来，颜艺早已为人妻、为人母。

他们有过的曾经，在强大的岁月面前，算不得什么。

数秒后童岸不再觉得那抹黄色刺得眼疼，裤袋里的手机无声地振动一下，有一条来自老冯的消息——“夜里偷吃的老鼠已经捉到，谢谢你的帮助。”

童岸警觉地看看四周，阴沉沉的车间里没有什么人，这个角落更是安静得连一点脚步声都会放大，第二条信息跟了进来：

“我要见你一面，有重要事情，何时方便？”

童岸屏住呼吸，他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：“我父亲忌日，坟前。”

发送成功后，他迅速删掉了这三条短信，包括后台存留下来的痕迹。在老冯的手机里，他不是童岸，他是一名警方线人。

颜艺如常回到公司，查看机房设施、发电机和数据库，阅读助理交上来的发言草稿，歇口气，要签的文件小项已经按重要性排列好，放在她的办公桌上。颜艺依次打开工作台上的三台电脑，在等待电脑全部启动的十几秒里，快速地浏览需要她签署批阅的文件。

老费站在门口，轻轻敲了下门，问道：“忙吗，有点儿事要和你商量。”

颜艺摘下黑框眼镜揉揉眼睛，指指沙发：“坐吧，我让小项

给你倒杯咖啡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等你哥带回来的高级货，”他歪斜地靠在她的办公桌边，清清嗓子，似乎有些为难，“Season那边把合作的初步框架发过来了，但是有一点，”他偷觑着颜艺的神色，小心翼翼地说，“他们要你去心理医生那边做一次评估，要确定你的精神状态良好，不会耽误项目进程，他们才会签合同。”

这倒是出乎她的意料，颜艺微微一怔，双手交叠撑在下颌，歪着头不怒反笑，一双黑亮的眸子闪着光：“你告诉Season，生意没有这么做的，他找我们泰格合作，看上的无非是我颜艺的技术，现在是他们求我，不是我求他们，还跟我要心理评估，我就是个变态他们也得认了！”

“别生气，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什么心理评估，玩儿去吧，”老费擦擦额头上的汗，“可是你也得替老哥哥我操操心，Season是行业领军人物，他们的单子可不是随便哪个网络技术公司就能拿到的，要知道这个合作搞下来，咱们今年的利润就能翻倍。”

老费见她不以为然地摇头轻笑，觉得还是利诱比较好：“再说了，你那辆小破车早就该换了，像你这个级别的大神，太委屈自己了，这样，这个项目搞完了，我给你来辆新款的保时捷卡宴，好吧？”

颜艺不为所动：“我就喜欢开福特，皮实抗造。”

老费的胖脸上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表情：“小颜啊，人要有追求啊，你看咱公司的那些程序员，人到中年哪一个不是秃顶发福，靠什么拯救自信，不就是卡里的钱屁股底下的车，还有床上的妞嘛，你说你想要什么，只要你要，哥哥都给。”

果然和颜朗是一路人，交情匪浅是需要相近的三观打底的，颜艺垂下眼睛，语气淡然：“市福利院今年要给孩子们换新的运动设施，还有十万的缺口，七色花儿童孤残救助中心，今年要收治十个……”

“加在一起你报个数，二十万够吗？”

颜艺张开细长的五指，伸到老费面前：“再加五万，另外给我换辆宽敞点儿的车，不用太豪华，好开就行，答应了我就接Season的项目。”

老费胖脸上的五官都纠结在了一起：“小颜啊，这个公司你可是合伙人之一啊，赚了赔了你也在里面懂不懂，还跟我谈这种条件……”

颜艺二话不说抬腿就走，那么多事情等着她去处理，她懒得废话，老费一看颜艺油盐不进，赶紧追上去：“给，我给还不行嘛，先付十万，后面的看你的表现。”

她莞尔，不客气地说：“谢谢师兄，刚才的对话我已录音，不可食言。”

老费临出门的时候想起来问她：“我前天用你的车接我儿子放学，安全座椅装上去忘了卸了，你把车钥匙给我，我一会儿要提前下班接孩子，”他又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，“你那辆破车，难开死了，起步还得抖几抖，要我说，扔了都嫌麻烦。”

“车在修理厂了，今天不是出了个小事故嘛，得等两天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颜艺觉得早上的幻觉越发真实，那张神似童岸的脸，连身形都那么像，她想，Season的要求也许不过分，她心里有魔障，不怪别人担心。

她一抬头正看见老费眼底下两块浓重的阴影，心里立刻明

白，老费最近的家庭生活也不太平，她叹口气：“要是过不下去了就好聚好散，两口子天天吵架怄气对孩子影响不好，孩子又不傻。”

老费的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沮丧，朝她挥挥手：“这里面还好多事儿呢，有时间我跟你细说，我现在心乱得跟马蜂窝似的，等颜朗回来找他喝酒讨教一下，他对付女人有的是办法。”

在泰格，员工中间有条不成文的认知，宁可惹得老费拍桌子，也不要惹得小颜总冷笑。

泰格的整体技术能力不是吃素的，业界有目共睹，但是强大的程序员团队背后，有个更加可怕的小颜总。

小颜总即是颜艺，二十八岁，白，极瘦，个子不算高，走路很快。在一群理科生眼里，颜艺算是美女，但是这个美女不是光用来看的，在每一个程序员都很厉害的公司里，一群很牛的员工搞出了很牛的bug，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出来改bug救场的那个，必然是她。就连有海外名校留学背景的老费都不得不服，泰格的技术核心，非颜艺莫属。

颜艺对自己的评价，和外界基本一致——“骨子里装着一个男人的灵魂”。

按照当年的计划，她在硅谷结束最后半个学期的实习生涯后，不准备回国定居，她的技术水平足以让她在那个陌生的国度安顿下来，她不追求大富大贵，只要衣食无虞，哪怕生活枯燥一点也无所谓，反正那个时候她已经彻底失去了童岸的消息——他是遗留在颜艺心头的一颗肿瘤，渐渐地和心脏连为一体，若割舍掉它，她的心也将停止跳动。

于是颜艺任由它疯长，顺着神经蜿蜒而上，直到有一天颜朗察觉出不对劲时，颜艺已经失眠、焦虑、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不得已，只能去看心理医生。

正赶上老费准备回国创业，拉来了一笔不小的投资，他很早就赏识颜艺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和敢打敢拼的狠劲儿，有意让她技术入股。而颜艺的抑郁问题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下逐渐好转，颜朗也愿意让她找点事情做，于是她和老费成立了泰格，注册通过的时候，颜艺离二十五岁生日还差半个月。

泰格来自英语“tiger”的音译，老费属虎，他自嘲和颜艺的合作就是如虎添“艺”，而颜艺给出的解释是公司的名称来自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泰格在两年内一跃成为大陆互联网行业的一匹小小的黑马，业绩和口碑都是有目共睹的。

老费和颜朗是津洲大学学生会的老相识，脾气投缘，俩人的性格也有类似之处，自由散漫，不愿意被束缚，都以做个“浪子”为毕生追求，而颜艺克制冷静，有时甚至冷酷到了被称为“智力机器”的地步，不喜热闹，不爱交际，但泰格上上下下都清楚，她才是泰格的定海神针，技术担当。

两天后，颜艺觉得有人在跟踪她，鬼魅一般，出没在她身边。

她住的地方是个有些年头的小区，颜朗当年刚刚工作，手头有了点钱，趁着房价尚未疯涨，贷款买了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。

在这儿住习惯了，即使是走夜路，也没什么害怕的，但是今天她下出租车前，看了一眼车里的时钟，已经接近凌晨一点。

她提着电脑包，还有端午节公司发的节礼，一盒肉粽、一竹

篮活的河蟹，要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赶紧放冰箱会坏掉，她可能今夜要在办公室忙个通宵。

肉粽虽然不太沉，但是盒子大，河蟹大概五斤，再加上拎回家继续工作的笔记本电脑，颜艺只能手提肩扛，一步步往小区里面挪。寂静的夜里，偏偏路灯还坏了两个，她只好睁大眼睛摸索着往前走。

深夜的寂静中，她分明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跟在她的身后，如影随形。

她心里咯噔一下，加快脚步，可是她快，那个声音也快，她停住脚步，那个声音也停住。颜艺心里发毛，知道即使跑她也不会是身后那个人的对手，于是悄悄地打开手机的手电功能，猛地向后转身，她以为光线能晃到那个人，可是身后什么都没有。

她稳稳心神，原来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，刚准备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五米开外的地方，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，陷在阴影中，穿着深色连帽衫，帽子罩在头上，看不清那人的面孔。

心脏激烈得快要跳出她的胸口，这里的地形十分不利，虽然是居民区，但她身处这个小区的死角，监控摄像头拍不到，身后是一座假山和几棵碧桃，白天这里都鲜有人至，如果呼救，也没有人能听得见。

那人站在原地不动，颜艺也不敢继续往前，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里，静静地对峙着。

颜艺想，这个人处心积虑地跟踪她，无非是看上了她手里的电脑包和手机，颜艺不敢再用手电晃他，生怕触怒了对方。

僵持之中，那个人向前迈了一步，他的手伸进口袋里，颜艺以为他要掏刀子，情急之下把身上所有东西一扔，撒腿就往小